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明志録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春秋明志録卷十一

明　熊過　撰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元年春王起至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止查原本係缺頁

杞伯成卒于會

公

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是為僖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至是四遷矣而終滅國于是也故積輕之勢而不常厥居者眞失策哉容城杜註地鈌任公輔以為華容然楚都郢華容地在郢南游吉獲許男未必敢越楚國都架入其阻疑非華容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卷即召陵劉子也卒不稱子本闕文不日者喪不訃

或言卷主會視尹氏主王喪為輕非也其書卒魯所

私也劉原父曰王者之制內諸侯禄外諸侯嗣故生

稱爵其禄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陳

君舉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

王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

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司馬還于

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翰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

書卿帥師者著威令不行于强暴而行于小弱也

葬劉文公

李廉以為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内諸侯者皆曰子

温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内諸侯卒

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註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愚按劉本畿內采地今河南偃師古緱氏成王封王季子因為氏則本畿內諸侯非自外諸侯入為大夫明矣但諸侯僭公不止畿內意者周之末造死則以神明治之寵以隆階如

今時增秩亦尚文之習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雖無憂中國之心然其臣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是亦蔡昭能自立以吳子也吳稱爵吳之强也楚人者圍蔡之人傳謂子常之卒非也子常囊瓦也瓦既爲元帥孰非其卒而又別有私屬乎吳攻楚所必救故兵撤圍解

蔡侯得去國而以吴子遇圍蔡之人于栢舉栢舉漢汝南西平縣楚地也戰不在蔡故不言救蔡據經囊瓦帥師禦吴及見圍蔡之師先敗瓦師遂至大奔瓦因懼誅而奔鄭矣左氏序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楚圍蔡之師及囊瓦之卒也而註者誤謂吴楚師縁下云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可証為楚二師矣其傳者異辭遂失先後左氏妄有所紀𢈔云圍蔡師奔子常卒亂乃合經耳

庚辰吳入郢

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為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楚以羣蠻為國羣蠻盡惟郢存焉爾郢者楚之都也楚抗衡北方以陳蔡鄭許至于屏國皆蠻也隨叛則不得志于漢東庸濮叛則申息之門不啓吳以計疲楚滅巢滅徐滅州来以空其藩屏楚既自敗于長岸雞父又敗其六國之師定二年楚師伐吳而諸侯不来則其黨與盡矣入郢者直造其都無乎人之

辭也齊履謙以爲郢當依公穀作楚非也

五年春王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入食限先天曆新法推得辛亥交分十四日二九五五入食限

夏歸粟于蔡

越陳宋二國而餽之畏吳也

於越入吳

趙子常曰於越勾吴皆蠻夷之號也春秋不曰勾吴而曰於越何也武王封太伯之後周章于吴則吴其國名也故得稱吴越雖禹苗裔而始封于會稽按汲冡竹書有東越於越則越非其封國故以其自號舉之也范甯氏曰於越越言也春秋則以其所以自稱者書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為桓子胡子曰意如書卒見定公不討逐

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

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

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滅國以君歸故異而日之哀

之册復見許杜氏曰楚復存之此則當如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滅疑當作入也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鄭不有其地以許東偏奉許叔而使其大夫獲處許西偏已而鄭亂許叔入許依楚矣齊伯叔常從伐楚其後從晉雖許貳晉以楚故也于是晉楚俱弱矣鄭秉楚亂乃滅之李廉氏曰鄭入許而齊鄭合天下遂無王鄭滅許而齊鄭又合天下遂無晉春秋是以終世亦可感也已

二月公侵鄭

自宣季年魯無君將者八十一年矣至是意如死家臣又有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奸以三桓專兵為口實欲因竊取其權定公復自將而侵其後侵齊㑹晉圍成皆以師行

公至自侵鄭

内侵伐不至此何以至予公之為晉討也周僭亂卒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周

六邑而晉使魯討之其興師非一國之私也葢不至以為恒斯至以明義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夫一卿將命可兼他事今每事一卿故累數之凡二卿為陽虎所制也于是陪臣執國命而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東門氏以後仲孫聘晉者三叔孫五季孫十有二說經者別之曰仲

之事簡叔之情忠季主范荀借外權以逼公室耳春秋之義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其初聘問尚簡故不得外交其後寢繁而交始固于是始得借外權為内患宋樂祁主范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善晉大夫不獨魯三桓也然孰知天道好還陪臣執國命以叛之哉梁嬰父董安于疊見于春秋遂以是終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祁犂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于簡子

范獻子怨其主于趙氏又有納焉乃譖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胡子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于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

冬城中城

趙企明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警故城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穀梁以為三家張蓋以中城為城之中疎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于齊今圍鄆圍于齊矣不書伐齊鄆本內邑也故以圍叛邑爲文陽虎坐議季孫親行故也何忌受學仲尼不修文告至于用兵亦失也夫忌者何忌其遺何蓋鈌文也公羊子曰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或問不知夫謂何忌名乎忌又一名也乎曰何忌名也忌又一名也嗣是經无書忌者何也春秋無是也或曰

謂二字乎疏所謂哀七年晉魏多之文乎將孔子作春秋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故欲定一名而使天下易諱乎曰古之名闡諱山川日月之比矣一可也何譏焉吾觀三氏哀七年俱書魏曼多也不聞去曼以示譏也惟十三年公羊書魏多焉二傳無是也且古今之本不同耶雖然奚以不同論也且何忌書至是凡三見矣城成周者何忌定三年盟邾子于拔都者即又何忌也今夏同季孫斯如晉即又何忌也假孔子

欲示譏乎城成周其始見也何故至此而後譏以為孔子之立法何故恕意如不敢責何忌之深也彼元凱之謂鈌文者是也此義也闕于春秋末矣讀公羊者疑焉附見之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衛地是時齊鄭皆與魯為仇齊鄭盟鹹將致衛叛

晉以危魯也陳君舉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来未之有也是其再見何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叛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此齊衛合黨之始左氏曰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即沙也陽平元城縣地許翰曰齊衛之盟叛晉也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

景不足望也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佐孫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趙子常曰內侵伐恒不至再侵齊何以至齊景公結諸侯以叛晉而魯未從故國夏伐我而公再侵齊以報之以其重于叛盟主非一國之私故皆書至以別之

曹伯露卒

子陽嗣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瓦以待晉師之救瓦本南燕地今衛輝府胙城縣其北近衛後盡服屬于衛杜云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是已魯大國也昭八年蒐于紅革車千乘三家之師也是于禦齊何有哉晉政以賄成而乞師不怍公親出境以逆其師陪臣執國命而為謀之不審可罪也已将卑師衆稱師之意耳胡子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是故

不書士鞅荀寅夫春秋之法晉有二帥而不得書視凡例亦少異也夫君之不可會大夫也君臣之義春秋之所嚴也不能自強結怨于齊乞援于晉至于國君下會諸侯之大夫君子于是乎有陵替之懼矣或曰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審是則瓦之會其不書鞅明矣胡子以為重師恐無取于瓦之義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子越嗣是為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遂者悉于後事之辭晉既侵鄭則懼齊之救兵至衛也故侵以悉辭書襄之三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曾于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晉伯之衰非細故矣汪仲裕曰于齊始伐盟主書伐衛遂伐晉于晉始討與國書侵鄭遂侵衛齊則伐而晉則侵見晉伯既衰之甚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杜元凱曰為晉討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趙鵬飛曰鄭衛雖受兵而叛晉益甚故為曲濮之盟不復事晉也

從祀先公

從祀抑季氏之攝也先公非一公杜元凱言正閔僖次位馮允南言昭公始得從祀太廟則皆有主名可專稱何得槩云先公乎且閔僖親盡時祭所不及經文書有大事何知有正于二公也且昭公之葬稱謚必已祔祭祖廟絶其兆域不同先君者墓而已並疑主未祔祭經傳無文葢臆說耳故汪仲裕以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為疑是矣昭公之出范𩋾謂意如曰子姑歸而祭故季氏久假不歸至是陪臣

執國命欲抑季氏爲之名始具駿奔在廟從有司顯相而行事也定哀之微辭是類也夫

盜竊寶玉大弓

盜陽虎也虎列大夫矣孟子曰大夫有賜于士大夫虎也非微者矣而書盜何也陳君舉曰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是治陪臣也夫子之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子勝嗣是為聲公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謀晉也苟伐晉則當如哀元年稱伐矣左氏誣耳五氏晉地今廣平府邯鄲縣本狄地後為晉有而近于衛者也陳君舉曰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

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則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絶晉也

秦伯卒

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始叛晉從齊也夾谷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界左
氏祝其實夾谷則今淮安贛榆矣其地遠疑非會所
趙子常曰齊之所欲得者莫急于魯也齊不得魯則
晉不可伐

公至自夾谷

公會諸侯嘗不致此其致之何以叛盟主而會齊侯
故特書至以異之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晉固怯大而陵小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于是東諸侯之即晉者魯而已齊將代興已得鄭衛而難魯齊魯自皋鼬以來齊之伐魯西鄙者再魯之圍鄆者一侵齊者再齊急于得魯以為南主是桓公管仲之始謀也夾谷會齊齊蓋幸矣故亦率桓公之故反魯侵地鄆濟西田與范界齊常取以居昭讙汶

陽田與棘界則陽虎所以挾而奔者龜山之陰是為龜陰鄆魯西南讙魯西北龜陰魯東北皆魯故地景不自度欲修桓之業為是來歸本非畏魯其歸田亦曰田反而齊師出竟魯以三百乘從矣季明德謂齊欲息爭亦非也是時魯卿方有陪臣之難陽虎雖奔而南蒯侯犯公山不狃猶張趙子常曰季孫之用孔子非為與魯齊人故知孔子于魯非有三年淹者故歸女樂以沮之則鄆讙龜陰之田不為孔子來歸明

矣孔子見行可而仕季桓子行有適可而不保其往非期月而可之謂也學者欲以相會夾谷歸侵田實其言其知聖人微矣子常所指切葢謂馬遷康侯等耶金氏有言三家于孔子非有土地甲兵之用至甲辰閱四年始攝相事聞國政則前此其權可知學者怨聖人失職而幸其用欲以是歸功不考于事實也近湯氏言齊畏三家葢踈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師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在今東平州東古無鹽縣故宿國也侯犯宰郈陽虎與為聲援虎既不安其位則郈自疑而叛再書二卿圍郈則其強可知矣何忌以兵助叔孫圍郈蓋同苦于陪臣者左氏記二子同齊侯圍郈經無其文且既同圍矣又云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既駟赤止而納魯人矣則郈非齊有而又云齊人致郈推原事勢去人情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傳曰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辭偽有疾子明言于公曰右師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以寵弟貴卿處危疑之地挾君之寵臣而不忌其迹亦可疑矣故以自奔為文是有罪而見逐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無所憚于晉矣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

弟為卿稱公子辰食禄已列于大夫稱弟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仲佗石彄本無去志但辰以魋逼害之故脅使去國而佗彄亦遂有憤激之言耳故併逐之書曰曁豈有二卿無罪肯隨公子出奔趙伯循疑其不近人情是矣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仲

佗石彄見脅于辰同惡相求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並見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反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辰猶稱弟屬猶未絶也出奔稱暨辰強之入于蕭以叛則稱及辰主之也蕭宋邑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加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為宋

邑故辰等今入以叛胡子以為叛臣所食私邑非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子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涖盟也

鐵山陳氏曰諸侯邦交大抵役于伯主輸平歸祊来盟隱桓之春秋也鄭方結齊而又致魯以從齊也子發来聘襄公之春秋也鄭欲結晉而藉魯以從晉也叔還如鄭定之春秋也鄭又結齊而魯反藉鄭以從齊也春秋之無王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春秋之無伯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子比嗣立無謚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毀也前年兩圍之而侯犯奔齊故叔孫帥師直墮之不假仲孫之力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孟縶子世族譜云孟縶無子靈公以其子彄爲之後實公孫而不稱公孫縶字公孟而以公孟爲氏高抑崇曰衛北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

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

郈兩圍而後隳費直隳之圍郈何忌助之隳費何忌助之二卿同困于家臣而欲除其患不狃亦方欲召孔子而何忌孔子之徒素聞城雉甲兵之制得以其說通于其間子路為之宰故不俟圍而直隳之與左氏記不狃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按經斯何忌帥師隳費矣大師所臨又安得有奇兵襲國

即兵襲國是時二卿方在行間又豈得與公同登武子之臺事與此經戾不足信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蓋失一閏令先天新法加一閏得丙寅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闕三四九入食限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此公義也謂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何忌惑其説公圍成弗克何忌之于義豈所謂日月至焉者乎趙企明謂費之墮無損于巳則何忌助其墮成之圍害切于身則何忌避其怨以何忌為姦人之雄則過矣按魯世家攝相與聞國政歸女樂孔

子行皆在此年則圍成者豈孔子行後事耶是離群索居之過也孔子世家乃以明年攝行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李廉以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築囿大蒐不與隳都意俾明孔子不在其位斯得之也已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今兖州鉅野界地與曹接是時曹晉睦故次以挾曹左氏謂伐晉非也

夏築蛇淵囿

譙田歸而築囿于其地見孔子去魯而君臣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抑崇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急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今太原縣晉始封之地趙始封在今平陽府趙城而據有晉陽不可考其時也鞅欲以衛貢五百舍

諸晉陽則晉陽鞅之私邑據世族譜鞅衰六世孫午
夙六世孫而夙衰則昆弟也今黄東發記要稍異鞅
欲自封植殺其五從昆弟而不之恤今邯鄲午不叛
而鞅之罪惡所謂凡民罔不憝者也𬮿范中行氏不
請于君為午伐之君為始禍耳遂入晉陽以叛晉陽
天下精兵處也韓魏不得不為之請不得請則鞅倚
晉陽之甲兵名清君側志豈可量哉左氏不言其叛
迹與經背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寅吴子吉射鞅子朝歌今淇縣本衛地後削于晉荀封荀鄉鄭演仲云在絳州正平縣士氏封范漁仲云濮州范縣與朝歌遠二卿不據私邑而同保朝歌國人弗順遠奔少紓死且得結外援云爾荀躒言于晉侯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請皆逐之奉公伐二氏二氏伐公國人助公伐之則其叛在未奔之先亦與經背疑傳有誤也書此者可以見晉伯之衰晉

刑之失而官之失德其由來遠矣

晉趙鞅歸于晉

寅吉射入朝歌則鞅歸晉荀偃晉陽則士吉射不得不逐故書歸則見失刑矣陳君舉曰欒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君不得不復雖無韓魏誰能尼之然叛臣而歸則晉無人之辭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薛弒其君比

惠公夷立稱國以弒者啖叔佐曰目大臣也胡子因

之而訊孫復之説然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古之教也復謂國者在官之辭猶所謂有國有家者爾豈謂民哉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叔戌公叔文子之子陽趙黶孫義見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趙子常曰頓嘗會諸侯于召陵故也凡滅國以其君歸曰雖夷狄滅中國猶曰捂夷狄自相滅以君歸不

月重其變也左氏傳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按左氏衛侯始惡于公孫戌以其富也公孫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衛逐戌及其黨陽結亦戌黨因出奔衛靈沉耳于閨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而三子不能從容匡導欲去其黨是亂之道也況戌本以富見乎故凡奔者皆

罪辭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於越者勾踐也允常曰檇李今嘉興縣光即闔閭也

趙子常曰國君戰而亡曰滅必死于陳者也非死于陳者亦必詳其所以吳子遏門于巢卒見其傷于門巢也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亦可見其傷于檇李之敗也凡夷狄交相敗不書据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十四年楚伐吳吳人敗之類此為吳子光以敗

卒而書吳越深謀報復而越卒亡吳于是始故詳之也外相敗恒日据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日此其不日何畧夷狄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今大名府濬縣古黎陽左氏傳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杜元凱曰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至是宋從齊左氏傳曰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来歸脤

石氏尚名王朝上士例書名脤俎實腥曰脤熟曰膰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李廉曰古者諸侯入朝入朝則各以其職来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及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于此

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奔世子者衛靈嬖南子之罪也世子奔者蒯聵操南子之罪也劉原父曰蒯聵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甚反不知可羞乎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而慚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言太子將殺予以誣之耳又宋南子家也蒯聵欲殺南子而敢走其家乎觀原父之言則

知左所記容有誣者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趙子常曰彄比歲帥師則衛之正卿是亦以為世子之黨見逐則大夫與其黨葢得以自恣而無忌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近邾之地此公親蒐也何以知其親蒐屬事比辭邾子来會公知之也公親者必書于棠于郎是

也公政之在也此何以不書自三桓之張公家祭而已故昭八年紅蒐之后没公不見曰大蒐而已重師而公有無不重矣

郲子來會公

杜元凱曰會公于比蒲也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据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

城莒父及霄

莒父霄陸淳皆以為魯地杜元凱曰公叛晉助范氏故

懼而城二邑此年不書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昭二十三年吳敗楚于雞父胡子髡滅耳胡未滅也至是楚滅之晉定伯衰也楚君之將自文十一年麇始楚君之滅諸侯自宣十一年蕭始皆無伯也滅國之罪重矣胡子責髡不死社稷乃曰此春秋名胡子

而爵楚子之義若是則夔子之歸楚又若以不名哉

世有久近傳有詳畧其義不係焉者矣

夏五月辛亥郊

曷為夏五月郊三卜之過時者也魯郊當在孟春今

以改卜牛在滌三月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

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有臺基而高蓋亦燕寢也在正寢後穀梁高寢

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達虎孫杜元凱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哀十二年左氏傳曰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是也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蘧蒢地鈌欲救宋而不能也

邾子来奔喪

諸侯無奔諸侯之喪者邾子来奔喪何示服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定公之妾左氏云適夫人非也或曰定從夫謚而終定哀之世他無定夫人喪葢襄毋謚定豈亦從夫謚乎不稱夫人公羊家言哀未踰年尚未推尊姒氏猶仍妾禮是已僖宣襄昭四妾毋群臣皆逆君而尊之定哀之毋不成為夫人亦足見魯道之衰也

已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授時推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九千二百一分入食限今先天推得庚辰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七七〇二入食限

九月滕子來會葬

以大夫正也親會葬所以事王朝者一施之矣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據八月庚辰朔日食則九月不得有辛巳是上闕冬十月三字杜長歴定為十月三日是也公羊子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定衍文姒下缺氏字妾祔于妾祖姑不别立廟則襄之定姒正哀母姒氏祔故雖姒無謚然縁所祔稱定而人遂誤稱比其久則人疑定妾從夫謚葢有所誤傳經之師不能復改耶不薨故葬亦不稱小君

冬城漆

杜元凱曰漆邾庶其邑張主一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魯人不務善隣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啟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三家謀國不忠之罪也

春秋明志錄卷十一

春秋明志録卷十二

明　熊過　撰

哀公

名蔣定公妾姒氏子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秋絶筆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君自將也左氏曰報柏舉也杜元凱曰定六年鄭

滅許此復見者葢楚存之胡子以為恕楚罪稱爵夫

恕楚罪豈必在稱爵哉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于是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魯師及齊師衛孔

圉鮮虞人伐棘蒲不書師諱内伐盟主也陳君舉曰

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

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漷東沂西田在繹山東南葢邾城在繹山陽即今鄒

縣地近季氏費邑左氏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

故賂以漷沂之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

句繹繹山之地也杜氏云邾地吾大夫及諸侯盟恒不日此其日之何伐其國而要之盟故異之也邾以漷沂之田易紋土恐其悔而盟之也再書大夫名氏者季氏不與盟趙企明曰勢在季氏季氏不往則勢不徒行故伐邾取田非季氏不可得信在邾子邾既屈則信已著故句繹之盟季氏所不必與强者已覲之以示威屈者已辭之以避辱則信乎季氏之强而不可制也或曰季氏不得田故不與盟叔孫之郈在

魯西鄆仲孫之成在魯北鄆相去邾田為遠懼季氏之强而邾田卒歸于彼也故叔仲二家獨與邾子盟皆非也田之歸季孫與否豈邾子所能與哉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孫輒拒父蒯聵以立是為孝公或曰出公

滕子来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奔靈公嘗再欲立子郢郢辭公因夫人欲立之

郢終辭其卒也南子立亡人之子輒則廢蒯聵而立輒未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初以疑似之迹出奔以待見察耳輒蒯子葢知之矣見其父奔而仇以為罪人及靈公薨國人援已遂立于其位則輒之無父可知矣故稱世子以明正其言納於戚者孫明復謂輒拒不得入衛是也輒貪國叛父逆人理以滅性故孔子於蒯聵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陳君舉曰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則輒拒父也厲辭

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餘見胡氏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杜氏云衛地在戚城南然則鞅所帥即納蒯聵于戚之師也傳稱鄭歸粟范氏按鄭既叛晉從齊則餉助范氏以抗晉事所必有晉師方近鐵戰于鐵亦勢所必至也然晉不修文告以問黨叛之故而輒與之戰則鞅主乎是戰者也左氏記齊餉范氏經無據謝氏以為罕達為衛討蒯聵趙鞅禦之則于經傳兩無據

矣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来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始封今上蔡縣州来吴所滅趙企明以蔡遷為倚吴避楚今按左氏蔡請遷于吴而中悔吴洩庸如蔡納聘稍納師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則當書吴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為文此左氏之誣也公子駟書大夫稱國以殺言君與用事

大臣擅殺之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惡子戚衛邑也齊卿主兵不係戚于衛趙子常曰修春秋之特筆也蒯聵在戚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以正名而于圍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或問衛輒立不立孰可者胡子言之曰輒辭其位以避父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奈何曰奚為

其可也夫胡子之言是教之偽之道也夫既已辭其位矣乃聽其臣之輔已而拒父也是謂之乎姑為之而欺其人者乎彼其意乃假手于人而已辭名焉者夫假手于人而已辭名焉者譬諸小人穿窬之盜也父子之間容施偽乎然則奈何曰去之而已聵未嘗有廢命也而輒可貪國叛蒯乎春秋正蒯為世子郢之辭固知蒯之當立也假而靈公廢蒯也猶亂命也國之臣子尚得以正治之不可從君于昏也如謂蒯

有罪也則亦非輒所得非委而去之以從蒯國付之
郢焉可也臣子實不忍乎或請諸周立輒之子乃其
身不可以一日而安其位者也夫胡子之言教之偽
之道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二公不言及說 公穀者固云親盡尊卑如一也
或曰祖有功宗有德信乎曰奚不信也然則奚不言

及曰是二公者將德醜而莫能擇焉由哀遡僖七世矣桓十世矣三家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為說而不以時毀也諸侯五廟耳昔者先王之制禮也所以奉天非必以其私情為也是故謚與廟可以觀德焉孝子慈孫欲改而不能也今胡子之言曰𡟎于擇祖是秦政違天之議也夫廟與謚是二者皆出于臣子者然誄必稱天而謚因之有天之道云爾也乃孝慈之心不惟莫之敢且莫之忍也已然則胡子之言茍以存

求厚之道而失聖人奉天之意矣夫奉天何為也天道明則畏愧之心生畏愧生而天德王道舉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陽杜註瑯琊開陽縣據水經故鄅國在邾東鄅而近于費昭十八年邾人伐鄅鄅子帑從于邾魯人習漷東沂西之利二卿帥師脅邾而城焉恐其爭耳非邾邑故不繫邾杜氏曰魯懼晉故比年四城趙企明因言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啟陽今在

沂州地近邾元年取邾田疑邾伐我故備之以地証事趙疑若得矣然繼是伐之者二城迫之者一未聞邾一報也已而遂入邾以邾子益来矣魯何疑于邾之伐哉企明僅得其一耳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

許氏之論魯然乎哉

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士龍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子肥嗣為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諸侯不得專放大夫僭天子之事也凡放者君與大夫咸與焉稱國胥申父是也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則稱人季應以為稱人者放有罪然杜注以獵為公子駟之黨則是不主于遷非得罪國人者杜必有誤矣明年而公孫翩之亂辰姓霍皆公孫也豈獵放吴故其黨乘蔡侯如吴而遂甘心于一報者耶傳謂諸

大夫忍其又遷得其事而誣其情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孫嗣是為悼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子朔嗣是為成公高抑崇曰宣十一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于文公為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是也殺依公穀

作弑公孫翩弑君而書盜蔡人諱公孫弑君而赴以盜也屬辭者觀于辰之奔姓霍之殺而盜得亦見蔡無臣子矣公穀胡氏皆稱盜不名人為微賤又言蔡侯不能以禮信自衛夫人得而害之故變文稱盜以警有國其說皆非如使弑君之賊得逸其罪名將何憚而不為乎是又與于弑逆之甚者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與聞乎弑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成公討殺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為同謀也故不得去其大夫見其勢可以得賊而使之佚蔡無臣子之實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此陰大夫也則其曰晉人何有當國者之命也趙孟

之謀國如此宜晉之不競也晉不競于伯詐蠻子而執之則旣背信矣又以歸于楚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蠻子名以屈服也

城西郛

杜氏曰城西郛者備晉也葢助晉叛臣恐君怨

六月辛丑亳社災

穀梁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有屋故得災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

社稷又云決陰事于亳社在左立于廟門之外以為屏蔽與國社不同位故左氏述季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子虞毋嗣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孫明復曰毗魯邑

夏齊侯伐宋

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圖伯故齊景伐宋爭之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助范氏而蒯又未入故晉復伐之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子荼嗣是為安孺子景在位五十八年范純夫曰治愈久政愈敝年彌進德彌退者是也

冬叔還如齊

卿弔且會葬也諸侯卒士弔大夫葬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按長歷是年閏十月也公穀謂不正其閏劉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為事以月斷故公穀為非然九月至此僅三月耳荼以非正而立故速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

瑕郚邑在今濟寧州南古亢父魯有負瑕故稱郚瑕以别之高抑崇云瑕郚邑魯未嘗取于郚而遽城之見魯之廹郚也然則杜元凱以為備晉者非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治范氏之亂也杜元凱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

吴伐陳

吴入楚使召陳懐公以晉辭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

怨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来奔

荼之立陳乞不與故乞以詐謀逐國高國高為國世臣從君于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之葢國高奔而乞之弑械成矣

叔還會吳于柤

趙企明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故叔還往會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子張嗣是為惠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立是為悼公胡子曰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絶于先君不稱公子誅不孝也以陽生繫之齊廢長立少者亂之所由生也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何邵公曰乞為首惡故書弑其君陽生實篡故書入于齊孫莘老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是陽生與聞乎故

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也據數家説經則左氏朱毛之言陳乞之泣皆誣妄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州仇何忌並將圍邾矣今何忌又伐之將邾之待仲孫者獨薄于二氏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巢戌曹孫高抑崇曰樂髠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

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氏戴公子皇父之後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宋畏齊鄭之黨不敢報齊景沒宋欲伐與國故既伐曹即侵鄭左氏以為鄭叛晉李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曼多絳曾孫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高抑崇曰衛輒

拒父至今六年猶未納也晉人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故加兵于衛何哉

夏公會吴于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薛士龍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親之不得已也公内迫于三家三家歸過于公也蘇子由曰其不書滅復邾子故也杜元凱曰他國言歸于魯言来内外之

邾大夫茅夷鴻保于茅請救于吴明年吴為之伐魯

辭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弘公孫夏曾孫救曹以報宋皇瑗之師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經書入傳曰滅經書歸傳曰殺凡不有其地曰入入輕于滅歸輕于殺春秋之恒辭也聖人豈舍重而録其輕哉此左氏之誣元凱蓋從而黨之乃曰宋公既

還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滅非本志故以入告非也馬遷世家亦言宋滅曹蓋襲左氏之誤據曹陽歸宋在敬王甲寅至丙申去孟子去齊已一百八十三年而趙臺卿註曹交曹君之弟臺卿博學必有所據孫奭失考實耳交未必陽弟則當孟子時必有曹君豈國實未滅耶曹始從齊桓為北杏之會以府宋怨其後齊桓進曹與會盟抑諸莒許之下以謝宋耳終春秋會列因仍不改然自僖十五年至宣三年三十

九年書宋之圍伐者三自哀三年至八年圍成而遂滅凡加兵者四嗚呼諸侯之無伯也害哉

吴伐我

此吴為邾伐魯加兵國都矣定公以前魯疆埸猶存警備外兵不易至于國都故被兵言四鄙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子益齊外甥齊取魯邑為以邾子益來也讙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邦域之中故言及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子維嗣是為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傳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杞地界宋鄭之間後屬宋今陳晉地取者覆而敗之穀梁子曰取易辭以師而易取鄭病矣鄭自定十五年罕達伐宋至又以達嬖許瑕之故欲取邑于宋以與之不義甚矣然至設覆而悉俘之則豈已怨之道哉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為政故邾子來奔

公會吳伐齊

據傳吳子使來儆師伐齊然吳遠于齊閒魯而後至此必因魯之求吳魯弱不敢及吳尊吳為主故不書

及而書會吴之患及于東夏魯爲之也趙企明曰齊
窺魯之西鄙以特幸魯有滅邾之事脅義以取邑魯
之憾齊亦以矣特幸邾子之来脅義以伐之二者假
義以濟欲其實大不義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子壬嗣是爲簡公自左氏以爲齊人殺悼公而胡子
遂以爲悼公變而克正故書卒以沒其見弑不忍以
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然卒而書日無以起問者見

情實元凱直云從赴則亦必隱情以赴魯人無從知之雖魯侯在行亦必莫察也左氏何由察之而春秋又不以微文見意耶既云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似哀有喪者然必齊人敗海道之舟吳師乃還情文不侔蓋左氏之誣也且魯吳邾郯之師不強于齊頓兵于鄎尚未入國齊何所憚而遽弑其君哉趙企明曰經書齊侯陽生卒而傳者以為齊弑其君此何以通之趙盾實弑而傳以為非弑陽生非弑而傳以為弑

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反曲經以合之若杜氏之誣君

子不責而學春秋者亦折而從傳吾所不曉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抑崇曰齊人師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乘

有喪而加兵焉異乎士匄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則彄固蒯聵之黨也蒯聵猶在戚今乃托齊歸衛從輒而背蒯聵徙于不義矣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結昭王次弟吳自柏舉之後恒以號舉雖救兵亦不

進于中國以其所為不離于狄道耳胡子謂吴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非也左氏傳延州來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春秋狄吴葢以此耳然非必季子將也札以襄二十七年來聘書名救陳之役若季子實行法當書吴札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札巳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葢九十餘老未必能將此左氏之誣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濤塗四世孫凡列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于一國之故而後書轅頗之奔在楚伐陳吴救陳之後其必志本向楚而與衆有不合者乎趙企明不信左氏賦封田之事有由然矣

五月公會吴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艾陵齊地據傳當在嬴博之間于是時戰吳子呼叔孫

賜之甲劍鈹則魯與戰矣其不以與戰之辭言之何

也諸侯以兵屬于吳皆不序也旣書公會吳伐齊而戰

則從其恒辭魯人屈于强吳而求伸于中國其罪不

可掩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其後世嗣不可考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齊即太叔疾儀之孫申之子也前年公孫彄自齊歸於衛令世叔齊出奔宋一出一入其黨有不能相容者矣齊適宋即臣向魋則必悖逆之臣其奔不為無罪矣左氏載孔姞事得其一耳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賦者斂錢之名據傳仲尼曰以丘亦足矣則周制以兵賦今改用田賦論丘賦者主夫家論田賦者主田

畒攷鄭康成曰古者不以田為賦是也葢賦者丘賦用田賦是計田以賦矣力役之征宜出夫家夫家謂之丘田征粟米而已魯以税畒井田盡廢豪强兼并夫家不保其居丘畒數損改用田以賦若漢斂民財以田為率葢不復論丁中矣周制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豈有以田為賦者哉杜元凱言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二頭今欲别其

田及家財各為一賦不知古法田與夫家本别授田有法本無甚貧甚富之家不以財為凖也魯用田賦則不論夫家其田既出粟米又出力役今又供軍需是為重耳國語賦里以入止是布縷之征又曰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葢害道矣竊詳孔子丘足之意必改三家四分之制而一切蕪并皆還之古然後力役可責夫家其牛馬車乘之費輔以漆林之稅非茍然也古之獻民數者其意深哉今之言治者主

糧而棄下不論觀此可知也

夏五月甲子孟子卒

孟氏子姓宋也禮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然論語記稱謂曰吳孟子猶存國可以起問今直書孟子則真若宋女內大惡諱也此昭公夫人也或者以為妾夫強吳之女魯人敢妾之耶吳幼清曰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且逐之而葬不備況夫人乎

公會吴于槖臯

槖臯今廬州府東北廢梁縣界古淮南逡遒縣吴地也魯德吴伐齊之役又孟子新卒恐吴疎已將為之合諸侯焉以成其霸故親往會之吴之肆魯為之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今揚州府泰州古海陵縣界吴地也吴欲圖伯故魯為致二國乎其地傳言吴徵會于衛然經不書吴人與會于事理未然也左氏傳衛殺吴行人且姚然

記宰嚭藩衛之辭止言衛侯來緩不問且姚之死則原無其事矣然則謂吳孟子與會二事豈非皆誣也哉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

冬十有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元凱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至明年復十二月螽實亦十一月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罕達救嵒圍宋師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狥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黄池今開封府古陳留封丘地汪仲裕云地近濟水則在鄭之境而晉嘗有之是也國語吳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于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葢為是矣言及者會兩伯之辭吳強欲伯然有内憂司馬寅曰夷德輕不忍久經序晉于吳上本紀其實非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左傳云晉為先歃而外傳吳語

中即云吳先歃是經足據也夷狄舉號君臣同辭故
祖之會壽夢也死以號舉吳僭王猾夏與諸侯接禮
文不與是以中國先自會而後殊會之雖吾君大夫
與之特會亦一切以號舉而已黄池晉吳兩主之會
然晉董褐舉命圭以折吳曰無畀天子而干其不祥
吳退而就幕則穀梁謂辭尊稱而居卑稱會諸侯以
天王正應經義其盟而争歃然卒先晉人子服景伯
對吳曰執事以伯召諸侯葢吳至是始竊侯伯之禮

以與諸侯接而魯史至是亦據子爵以稱之耳然則聖人以伯子之乎夷夏有大防矣然有在夷狄而進之者而吳非其國也聖人豈容心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乘吳出會伐其與國耳葢吳强楚莫能如也

於越入吳

薛師龍曰吳子忘不共戴天之讐爭中國諸侯于外而越卒入吳所謂无遠慮有近憂矣胡子曰吳嘗破

越遂有輕楚之心既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蒯聵居戚十二年晉人不能以討衛乃以范中行故

而数興師師雖数出能侵而已兵威之頓其復可言

霸業哉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凡星孛皆言所加曰東方者日久遍歴東方所加非

一宿也公羊以為見于旦杜氏從之何劭公亦指房

心按周十一月日躔所在而言非也趙子常曰凡星

變無不書而春秋所書星變者四皆為天下紀異也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是時諸侯無王而伯者興雖曰假尊王以示義而天下大權由此實歸齊晉人情絶望于周矣故夫子于莊公之篇初序齊桓霸而莊王僖王崩葬特削不書此天下一大變也文公十四年孛入北斗是時晉君少不在諸侯而楚圖北方中國罷于戰伐齊商人弑其君執天子之使諸侯不為之變王室益以微矣故夫

子于晉靈會盟而不序諸侯而楚君将稱君于是始是年頃王崩葬復削不書又一大變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平丘而後晉不復能主夏盟子朝之亂諸侯無勤王之師而春秋治在夷狄矣哀公之時東方諸侯制于吴越天下将變為戰國而春秋終焉以其時考之皆非常之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

高抑崇曰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殺之而陳人猶

使其世執國政春秋因其為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鐵山陳則通曰春秋書狩郎狩禚未有不志其地今但曰西狩則窮國以西淫獵所至雖麟不獲免焉麟仁獸也仁人君子之象也感獲而絶筆其聖人遯世無

悶之意乎愚按孔子獲麟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則謂書成瑞至者過矣然則春秋以天道終信乎曰春秋者究禮樂之原極性命之統者也曰天命曰天討聖人所以飾喜怒者孰非天也天也者何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無非出于天命之性也獨以麟出為天道乎哉

春秋明志録卷十二